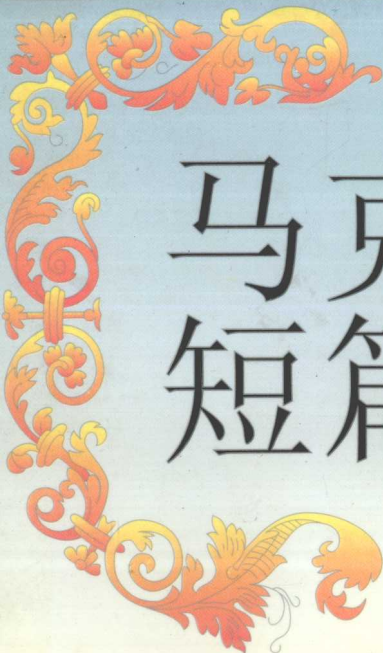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 短篇小说选

文楚安 译

Tulips 郁金香译丛



四川人民出版社

Tulips 郁金香译丛

马克·吐温 短篇小说选

文楚安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朱蓉贞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何 华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文楚安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印张 6.75 插页 4 字数 155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325-2/I·674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0.00 元

主编絮语

杨武能

按照构想，“郁金香译丛”该是一个世界文学小文库。它将选收除我国以外的东西方文学名著，而且还要力争都是一流的佳作。

篇幅方面，考虑到当今人们大多余暇有限，则着眼于小，也就是说每一本都争取不超过15万字。因此，译丛中除中短篇的全译，也会有一些精选本。

之所以要“小”，除去时间方面的原因，~~还考虑到书价~~：眼下的中国，出豪华本、精装本、大部头和全集，~~已~~成为时尚。这个现象当然未可厚非，因为它能显示一些出版社的魄力、实力，展现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还构成了社会稳定、文化昌明的一大景观~~。只不过一窝蜂这么干，便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书价普遍太贵。广大读者，特别是一般青年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常常便只能望书兴叹。我们编选出版这个篇幅小、价格低，然而内容却力求精彩和经典的译丛，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需要。

为真正做到“精彩和经典”，笔者不只邀请省内外一批于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卓有建树的朋友参加工作，而且入选作品的译者多为一流。这样，相信既对得起我们所介绍的文坛大师，也对得起我们的广大读者。

为了给译丛取一个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我和朋友们真是绞



尽脑汁，什么“播火者”，什么“新世纪”，似乎都已用滥，都不再合适。最后，还是聪明的责编朱蓉贞女士想出了郁金香这个花名，在我看不只贴切，而且不同凡响。众所周知，郁金香是一种生长在中近东、北非和欧洲的世界名花，特别是地处北欧的荷兰，更享有郁金香之国的美誉。此花一朵一朵形似欧美国家常用的高脚酒杯，色彩鲜明、艳丽，姿容华贵、高雅，有与我国的荷花相似的气质。单独一种甚至一朵郁金香就已十分耐看，林林总总地、大片大片生长在花畦中、田野上、园林间，更是蔚为壮观，令人一见尘念俱消、心旷神怡。郁金香三字刚从朱女士口中吐出来，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德国著名游览地罗滕堡的一处园林，以及多年前我第一次面对一大片五色缤纷的郁金香的美好回忆……

我们希望，在包括您在内的各方面师友的关怀、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培育的这些可爱的小花能茁壮成长，健康繁衍，最终变得来一丛一丛，一片一片，有朝一日也真正变得蔚为壮观，为我们的文学百花园增添几许生气和艳丽。

1997年8月10日 锦水河畔 四川大学





译 序

文楚安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1835 - 1910) 在中国是被翻译、介绍、研究最早的一位美国作家，早在 50 年代，国内就已经有十数种他的作品出版，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参见《1948—1979 年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 年版）。他的一些代表作，如长篇《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在密西西比河上》，中短篇《百万英镑》、《竞选州长》等都是接受过教育（《竞选州长》长期被选入学校语文课本）或喜欢读书的若干代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这种译介当然还可追溯得更早一些年代。

马克·吐温原名萨谬尔·朗赫恩·克莱门斯，出生於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当过水手，领航员，后长期担任新闻记者，由此开始文学生涯。马克·吐温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南北战争，废奴运动……相继发生，是美国历史上惊心动魄、交织着血与火、铸造一个多民族的“新美国”的过程中特别重要的年代。马克·吐温就是作为他自己所希望的“具有足以理解人民的灵魂与生活，并把它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的资格——这样的民族作家”（见《美国作家论文学》97 页，三联书店，1984 年）而步入文坛并彪炳千秋的。人们通过他犀利的笔触、贯穿其中的幽默、讽刺、诙谐（就此而言，他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幽默大师之





一) 来认识美国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百态, 人生众相——政客、商人的贪婪、无耻, 拜金主义的丑恶, 对人性的腐蚀。比如《百万英镑》、《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等至今仍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启示。当然, 马克·吐温笔下的人性和社会并非全是阴暗的。他一直深信: 美和丑、爱与恨、正义与邪恶、荣誉与屈辱、欢乐与悲哀、伟大与渺小在美国这个由多民族融合的年轻新国家中, 就“美国人”这一特定的称呼而言, 是相互并存的, 所以他的作品中描述的“美国人”的勇于探索、冒险、乐观、坦率、正直、善良、幽默机智……也同样真实, 是“美国精神”(the soul of America) 的重要部分。因此, 美国人称他为“我们文学中的林肯”; 难怪海明威说,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我们文学中的最佳典范, 所有美国作品都源于此, 可以说,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1910年4月, 在爱妻离世后五年, 由於健康日趋恶化, 马克·吐温辞别人世, 享年七十五岁。当今的美国社会生活同他笔下的美国当然大相径庭。经过两个多世纪, 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然而“美国的灵魂”, 不论岁月流逝, 总统一个个迭换——都是永恒的, 只不过在不同的年代展现出新的内容, 犹如油画, 被涂抹上新的色彩。笔者1997年—1998年在美国作为高访学者研修美国文学, 每到一处的书店(无论是新书店或旧书店), 目睹他的作品都是畅销书之一(其各种作品一再再版, 有关他的传记, 评论著作也很多), 同美国学者、学生, 乃至一般人士谈及美国文学、文化, 他们无不提到马克·吐温, 对他充满着无限敬仰、爱戴之情。

由於《郁金香译丛》的宗旨是“小”、“精彩和精典”, 马克·吐温所有优秀的作品不可能全部选入此书, 比如众所周知的《竞





选州长》、《百万英镑》。本书选入的七个短篇各具特色。《卡拉维拉斯县闻名的跳蛙》取材于一则美国民间传说，极富生活气息，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他最早写成的短篇之一，1865年发表就备受欢迎，他也因此以马克·吐温这一笔名而闻名。《田纳西的新闻界》、《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是美国当时社会阴暗面的缩影，一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一个垂死人的忏悔》、《一桩稀奇事》、《一个双重身份侦探的故事》（这个短篇是首次译介）最能体现马克·吐温作为“讲故事人”的小说作家的天才。他的敏锐的观察力，洞悉生活细节的本领使情节的真实和杜撰难以分辨，故事悬念丛生，一波三折。他对语言的巧妙驾驭（生动的口语，幽默味十足）不但引人入胜而且传达了某种道德训喻意义上的哲理。值得一提的是《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写这篇小说时，马克·吐温已五十八岁，已经饱尝人世沧桑。比较其它短篇这篇故事篇幅不长，但笔触更为细腻，读起来犹如一首隽永、深沉悲切的爱情诗，可以同任何爱情名篇相媲美。

这七个短篇均译自查尔斯·勒特尔（Charles Neider）编辑出版的《马克·吐温短篇全集》（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译者相信这将有助于读者较为真切地感受马克·吐温短篇作品的永恒魅力。

文学翻译难，名著翻译更非易事。本书责任编辑朱蓉贞女士对照原文不但仔细审读，且对译文处理提出了若干很好的建议，特此感谢。

1998年11月28日





目 录

卡拉维拉斯县闻名的跳蛙·····	(1)
田纳西的新闻界·····	(8)
一桩稀奇事 ·····	(16)
一个垂死的人的忏悔 ·····	(47)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	(69)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	(79)
一个双重身份侦探的故事·····	(140)



卡拉维拉斯县闻名的跳蛙

一个在东部的朋友写信给我，要我去拜访性情随和但喜欢闲谈的老西蒙·惠勒，向他探访我的一位朋友利奥尼达斯·W·西蒙的情况，我遵嘱前往，现在不妨告诉诸位结果。我心里有些纳闷，这个利奥尼达斯·W·西蒙只不过是子虚乌有，因为我的朋友并不认识此人，他只是在猜想，倘若我向老惠勒打听，也许会使他回想到那声名狼藉的吉姆·斯迈利，于是他会谈兴大发，聊聊吉姆那令人恼怒的往事，既冗长又扫兴，而且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真烦死人。倘若他本意如此，可以说是如愿以偿。

我在老矿区安吉尔镇一家破败的小客栈里找到了西蒙·惠勒，他坐在酒吧间火炉旁打盹，那样子真舒服极了。我仔细端详，发现他是位胖子，秃顶，面容安详，透露出招人好感的温和与质朴。他惊醒后向我问好。我告诉他一个朋友托我打听童年时的好友，名叫利奥尼达斯·斯迈利——即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我的朋友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道师曾在安吉尔镇上居住过。我接着说，我将十分感激，如果惠勒先生能告诉我有关这位牧师的任何情况。

西蒙·惠勒把我领到一个角落，用椅子将我围住，然后让我坐下，一个劲儿地聊起以下情节，单调乏味。这位牧师从不笑逐颜开，也从不愁眉不展，从第一句话开始，他的语调始终平缓，他从不让人看出他对所聊话题十分关注，但在口若悬河的叙述





中，却分明让人感受到他的诚挚和恳切；使我毫不怀疑的是，他自己压根儿也没想过，他所讲的事有任何滑稽可笑的意味。他认为这故事绝非凡俗小事，对故事中两位主角善于心计谋略，堪称熟谙此道的奇才赞赏备至。我任凭他讲下去，从来没有在他讲述时打断他的话。

“这么说吧，从前这儿有一个名叫吉姆·斯迈利的牧师。我不清楚是四九年冬天，还是五〇年春天。到底是冬天还是春天我拿不准，因为我只记得牧师到矿区那当儿，大渠还没完工。不管怎么说，他可是你从来没见过的最古怪的人，对任何事他总是喜欢打赌，倘若他能找到对手的话；如果这不成，他情愿同对方交换打赌角色。只要对方称心，他也乐意——总之，只要对方同意打赌就成。尽管如此，这家伙运气好，非常走运，几乎每一次总是赢家。他随时都想打赌，只要有会，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不能打赌，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对方可以随便占一头。如果赌赛马，一场赛事完毕，你会发现他要么发财，要么输得没一个子儿；狗打架，他可以打赌；猫打架、鸡打架，他也可以打赌；要是两只小鸟停在篱笆上，他也可以同你打赌，看哪一只先飞；遇到野营布道会，这种场合他从不放过。他准同沃克尔牧师打赌，因为他认为沃克尔牧师是这一带最热衷于劝善布道的人。这倒是千真万确，沃克尔牧师真是位善良的人。话说回来，斯迈利牧师如果看见一只金龟子正要动身往那儿走，他会同你打赌，金龟子到达目的地需要多久，可一旦你答应下来，他会跟着金龟子一直走到墨西哥，至于这金龟子去哪儿，走多久，他未必真想知道。这一带的年轻人都认识这位斯迈利，都可以同你谈到有关斯迈利的事情。斯迈利这个家伙真难缠，他什么都可以打赌，用什么打赌对他都一样。有一次，沃克尔牧师的妻子重病卧床，许久



都不见好转，似乎谁也救不了她。可一天早晨，牧师来了，斯迈利于是问牧师她病况如何，牧师说大有好转——多亏上帝无限慈悲，妻子靠老天保佑，身子好多了，还会更好。可斯迈利不假思索便说：‘唔，我敢打赌，两元五角，她根本好不了。’

“这位斯迈利有一匹牝马，被小伙子叫做十五分钟弩马，当然这只是逗逗乐罢了，因为你知道它肯定跑得快些，不至于那么慢。话又说回来，尽管它速度不算快，又患什么气喘病，马腺炎，肺病，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啦，可斯迈利却总是靠这匹马赢钱。一开始，他们总先让它在跑道二三百码的地方起跑比赛；可在临近终场时，它总是非常激动，仿佛要拼命似的，欢腾跳跃迈大步而来，扬起它那柔软的四蹄，时而腾空，时而闪到栅栏边，蹬起阵阵灰尘，伴之以一阵喧嚷，时而咳嗽，打喷嚏，又流鼻涕——尽管如此，它却总是第一个到达，正好比别的马领先一头，同你的估计相差无几。

“斯迈利还有一只小叭儿狗，瞧这狗的尊容，你一定会认为它一文不值，任凭它四处溜达，装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说不定它会瞅住一个机会偷走什么东西。然而，如果你肯在它身上打赌，它可就是另外一种狗了，它的下巴像轮船前甲板似的突起，龇牙露齿像火炉似的闪光。或许，别的狗会向它挑衅，吓它，咬它，冲向它的肩头，让它摔倒两三次，可这条狗——它的名字叫安德鲁·杰克逊^①——一直无动于衷，它似乎并不企求什么，显得心满意足，对方于是迫不及待，赌注加番，再加番，一直到掏空了钱袋；这当儿，突然间，它会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弯，让这狗动弹不得——你应该明白，它并不动真格的，要将这狗咬伤，

^①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在位。





只是紧紧咬住，一直到对方败下阵来，哪怕这将花上一年时间。斯迈利凭这条狗下赌，从来都是赢家，不过有一次是例外；那一次，他套上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因为这狗的后腿全部被圆锯锯掉了。前面说过的那些程序都已如法炮制，对方也把钱都赌上了，只等安德鲁·杰克逊的最后一招了。这时，它才在瞬间突然发现，自己被对方——另一只狗给逼进了圈套——姑且这么说吧。于是，它惊异了，接着就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再也无心想取胜了。结果惨败，被对方咬掉了一层皮。它望了斯迈利一眼，好像在说，它的心已碎了，而这都是斯迈利的失误，他居然让在这条没有后腿的狗身上施展招数，而它在打架中取胜对手却主要靠这一招。于是，它摇摇晃晃一会儿，倒下去，死了。这就是安德鲁·杰克逊，真是条好狗，倘若它还活着，必定声名远扬。它的确有奇招，有天才——我这样说，是因为，它的天才还没有得到充分表露的机会，它能够在那种情况下——以它的条件而论，用那种方式打架，如果说它没有天才，是绝对不可能的。想到它在最后一次打架中居然有那样的结局，我总是非常难受。

“再说点别的什么吧，这位斯迈利还养了些捉老鼠的小猎狗，小公鸡、雄猫以及其他类似的动物，你真拿他没法，他总让你心绪不宁，他绝不让你用你自己的东西来同他打赌。某一天，他捉住一只青蛙带回家，按他的说法，他要教育这青蛙。他真的在三个月里，呆在他的后院里教青蛙学会如何又蹦又跳，别的事全都不干。果然如愿以偿，他也真的会让青蛙蹦跳起来。他从后面轻轻戳一下青蛙，你果真会看到，就在这当儿，青蛙像一个油炸面饼圈，在空中打转，只见它翻一个斤斗，也许两个，倘若它开始翻斤斗时稳得住的话，那么落地时四爪就很平稳，就像猫一样。他于是让它跳起来捉苍蝇，如此反复练习。因此，这只青蛙居然



能捉住它看得见的每一只苍蝇。斯迈利说，说到青蛙的本事，只要叫它学，它几乎什么事都能学会，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比如，我见过他把这只叫做丹尼尔·韦伯斯特^①的青蛙放在地板上，然后大叫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一眨眼工夫，它就突然跳起来，把柜台上的一只苍蝇捉住，接着像一团泥巴一样稳稳当当地落在地板上，还用后脚搔脑袋的一侧，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乎任何青蛙都会如此这般，不值得惊奇。这种又谦虚，又没有怪僻的青蛙，可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虽然它有不凡的天赋。当需要真正公正地从某一起点开始比跳时，它会跃得那么高那么远，是你见过的它的任何同类动物都无法相比的。从某一固定点起跳是它的绝技，这你当然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斯迈利哪怕是只有一文钱，也会在它身上押赌。在斯迈利看来，他的青蛙实在与众不同，他的确也为此非常自豪，即使那些闯荡过天下，到各处见过世面的人无一不说，它比他们见过的任何青蛙都强。

“你瞧，斯迈利把这畜生放在一个有孔的小方盒里，不时地带着它到镇上去打赌。有一天，一个对这矿区还十分陌生的家伙，碰巧见到斯迈利和他这个盒子，于是问道：

“‘你那盒子里装什么东西来着？’

“斯迈利不以为然地回答，‘大概是只鹦鹉，兴许是只金丝雀。可能是吧，不，这些都不是，只是一只青蛙。’

“那小子把盒子拿在手上，仔细打量，把盒子反复端详，转过来转过去，说：‘真的，是青蛙，可这东西有何用场？’

“‘啊，’斯迈利随口回答，漫不经心，‘它只有一个用处，我说的是，在卡拉维拉斯县，没有任何青蛙能比它跳得远。’”

①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美国政治家。





“那小子又拿起盒子，再次端详了很久，然后将盒子还给斯迈利，一本正经地说：‘唔，我可看不出你的这只青蛙有什么地方比别的青蛙好。’

“‘也许你不知道，’斯迈利说，‘也许你对青蛙很了解，也许根本一无所知，也许你养过青蛙，也许你只是在业余时间凑兴玩玩而已。不管怎么说吧，我可有我的看法，我愿意赌上四十元，敢肯定它比卡拉维拉斯县任何一只青蛙都跳得远。’

“那小子思忖一番，然后回答，有点儿难为情，‘唔，我在这儿是异乡人，我可没什么青蛙，如果我有一只，我倒愿意同你打赌。’

“斯迈利说：‘没关系，没关系，要是你肯把我这盒子拿着等一会儿，我去找一只青蛙给你。’就这样，这小子接过盒子，拿出四十元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

“等了好一阵，这小子寻思良久，把青蛙取出来，掰开它的嘴巴，用一只小茶匙，盛满了用来打鹌鹑的铁砂，喂进青蛙嘴中，几乎胀到下巴，然后将它放在地板上。斯迈利走到一处泥塘，在里面寻索了一阵，终于捉到一只青蛙，带回来交给了那小子，他说：

“‘好了，如果你准备好了，把它放在丹尼尔旁边，前爪同丹尼尔的放在同一位置，由我发令。’接下来，他开始叫道：‘一——二——三——跳！’两人其实都从后面推了青蛙一下，开始时，那小子的青蛙往前一跳，可丹尼尔吸口气，肩膀向上一耸——那架势——像个法国人，然而，这不管用——它无法动弹，就像铁砧一样死死地原地不动，仿佛在那儿抛了锚。这可使斯迈利大为惊惶，他也真气急败坏了，他压根儿不知道是何缘故，这还用说。



“那小子拿起钱，转身便走，在要走出门的当儿，他的拇指往肩上一挥——就以这种姿势——面向丹尼尔；接着，若有所思地说：‘唔，我真没看出这只青蛙什么地方比其他青蛙好。’”

“斯迈利站在那儿，搔着脑袋，目光向下盯了丹尼尔好一阵，最后才说：‘我也不明白，干吗这只青蛙这么不中用，我担心，它是不是有什么事，它似乎胀得挺凶，这是怎么回事？’说着，他一把抓住丹尼尔的颈背拎起来，边说，‘瞧瞧，我敢发誓，它至少有五磅重！’他将丹尼尔倒翻过来，丹尼尔从嘴中吐出两把铁砂。此时，全明白了，他非常气愤，放下青蛙去追赶那小子，可却永远也追不到了。于是……”

（说到这儿，西蒙·惠勒听见有人在前院叫他的名字，马上站起来要去看看叫他干什么）在动身之前，他转过身来吩咐我：“别走，呆在这儿，陌生人，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回来。”且慢，西蒙这一走，我看，我要是再接着谈谈有关这位有事业心的流浪汉吉姆·斯迈利的经历，我也无法得到更多有关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于是我起身走了。

刚到门口，我便碰到喜好交际的惠勒，他刚刚回来。他执意留我再谈下去，向我说：

“还有呢，这位斯迈利还有一头独眼黄母牛，没有尾巴，仅仅有那么一小截，像一颗香蕉，而且……”

然而，由于急于赶回，时间不多，而且我也没有兴致，我不想听他讲述那倒霉的母牛的故事了，于是告辞。

1865 年



田纳西的新闻界

有位记者认为孟菲斯《雪崩报》的编辑是位激进派，为此，他受到了《雪崩报》编辑不冷不热的攻击——他提笔开始时写第一个词儿，然后继续写下去，到一半时，加上一个字母，又划去另一个字母，打上标点符号。他明白，他分明在捏造一个充斥着无耻滥言，散发着虚伪臭气的句子。

——《交易报》

医生忠告我，南方的气候对我的健康有益。就这样，我来到田纳西州，在《晨光与约翰逊县呼声报》担任助理编辑一职。一上班，我便发现主编坐在一把仅有三条腿支立的椅子上，身子斜靠着椅背，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上。办公室里还有另一张松木桌和一把残破不全的椅子；报纸、剪报以及手稿原件把这张松木桌和椅子堆放得所剩无几。屋子里有一只装有沙子的木箱，木箱里扔了许多雪茄烟蒂和“空瓶子”。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方有一个装上了铰链的门。主编先生身穿一件尾部较长的黑色上衣和白色亚麻布裤。他的靴是小号的，但擦得透亮。他穿的衬衫并不平整，戴着一只惹人注目的大号图案戒指。他的衬衫硬领已经过时，颈上有一条方格围巾，两端往下垂。这种装束样式盛行的年代大约是1848年。此刻，他正吸着雪茄，正寻思某一字眼，他不停地搔弄着头发，发型已经不复存在，变得乱蓬蓬的了。他双

